

# 新旗

第十一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 如何反對國大？ 振聲

國民黨決定召集的『國民大會』，假使這幾天內沒有特別事故發生，那末本刊與讀者諸君見面時候，就要開幕了。這個『國民大會』，其實是為全體國民所反對的，除了國民黨員這幾個『國民』之外。我們為什麼要反對這個會議，在本刊歷次的言論中，已經表示得很清楚了，我們不想再在此地重複。總之，假借國民名義，替一個反動而腐敗的政制加冕，這是對全體人民的侮辱，是對一切民意的強姦，如果不加以反對，那簡直是自安於『不知不覺的』奴隸地位，自願放棄其獨立的公民資格了。

我們現在不願再費筆墨來號召人們去反對這個『國民大會』，因為人們早已消極或積極地在反對了。這裏我們要談一談反對之道。

中國的最大多數人民是無聲的，他們以冷漠來表示了自己的反對。

『第三方面』的政團以不提出國大名單來反對『國大』，他們以『政府改組』『獲得中共民盟十四名府委』等等條件來換取對於『國大』的擁護。中共呢？除了在上述條件上與『第三方面』取得一致外，他們手中還有一張牌，準備於要求不遂時，單獨在延安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藉以和南京的『國大』對抗。

我們不同意『第三方面』的態度，也不同意中共的辦法。為什麼？因為國民黨的『國大』根本與民選的國民代表大會沒有絲毫共同之點，任何有條件的擁護『國大』都是與廣大民衆的民主權利相違反，因而反動的。『政府改組』，或預先改定了什麼漂亮的憲法，都不足以絲毫改變偽國大的反動性的。第三方面與中共在『國大』問題上對國民黨

提出了參加的條件，充分證明了這兩種政治潛力都祇能看自派上層的利益，忘記了廣大工農羣衆的民主權利。

至於『解放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呢？我們認為：不管牠是否根據民主方法選舉出來，也不管牠是否具有真實力量，但至少在一統一國家，解決國事，以及消弭內戰這幾方面，都不會有一點幫助的。不但是此理，這個『人民代表大會』還將助長『解放區』人們偏安的幻想，使國民黨的『國大』倒有單獨召開的藉口。更何況中共的『人民大會』也不會是民主方法選舉的呢？直到如今，中共的代表們還在南京和國民黨商談擁護偽國大的條件，最後如果談判不成，延安政府若以一紙命令，俄領間召開了『人民大會』，這難道是自下而上，發乎人民要

### 第十一期目錄

如何反對國大？	振聲
『民主的』謊騙	三男
十月革命紀念	蘭因
工人與民主	舒嚴
美國選舉	蘭因
歐洲革命問題(上)	Ernest Ceramla
我們的美國朋友(中)	劉默
國際鬥爭	
美國托派參加紐約州選舉	盛盛
日本全國大罷工	盛盛
自洽後的印度	盛盛
德國紅軍佔領區第一個選舉	盛盛
埃及在革命發祥中	盛盛
讀者論壇	
黨化教育	大右
從徵兵說到戰爭	呂文
發行處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求，選自人民自身的真正民主的國民大會嗎？如果也是由上面圈定指派，偽裝民主，那末反而給國民黨的『國大』以一個合法的對照了。

所以我們也反對中共召集的『人民代表大會』。我們認為，全中國祇能召集一個國民大會。國民黨的『國大』是假的，我們祇有反對牠，如果他們不管人民的反對而終於召集了，我們否認牠，同時繼續不斷地在羣衆中暴露牠，揭穿牠。我們要號召無聲的羣衆（『解放區』與『非解放區』的）自己組織起來，要求召集一個由直接平等無記名普選產生的，而且賦有全權的國民大會。我們要憑工農大眾的組織力量，壓迫國民黨政府召集這樣的國民大會，否則，如果將來力量允許的話，讓我們自己來召集這樣的大會。因為祇有這樣的大會，在工農大眾的直接支持或壓迫之下，才能解決我們中國的一切危機。因之，我們不要國民黨的假國大，反對以任何條件來擁護『國大』，反對召集『人民大會』來對抗假國大，我們主張工農大眾自己起來，召開普選全權的真正國民大會！

## 『民主的』騙說

### 三 勇

國民黨諸公不顧一切，要立即召開他們的『國民大會』，據說，這是爲要『還政於民』，要『結束訓政』，要讓我們這些國民享有『憲政』下面的『自由權利』。

這是一個彌天大謊。關於這，我們已經從各方面加以揭穿了。現在，我們要從兩個實例來再度證明這個謊騙。

現在是臨到這個『國民大會』的前夜了。如果這個國民大會真有半分可能給我們一點民主與自由的，那末至少扼住我們咽喉與縛住我們手腳的種種

辦法，總該鬆一點兒了。可是事實怎麼樣呢？就拿上海一地說吧。

人民藉以發表言論的刊物，除了某些色情的與御用的以外，都正被暗殺着。比較敢言一點，比較自由一點，雖然程度上可憐得很的那些刊物，都無法發行了。國民黨在這方面所用的手段簡直是卑劣之極的。牠雖不明目張胆地禁，却是偷偷摸摸地搶。牠雖不公開查封，却是暗中禁賣。牠雖不根據自訂的法律指控刊物的發行人，却是以非法的卑怯手段拘押發賣的報販。

我們反對這種醜惡與反動的措置。我們認爲言論出版之絕對自由，乃是『還政於民』之首要與必需的，我們認爲沒有這個起碼的自由，一切民主的設施都必然是虛偽的。

另一個實例是對於工人罷工的態度。自從本年七月份以來，工人的罷工事實上已被宣佈爲非法了。市政當局會同了某些工賊，對鬥爭的工人施以最殘酷的鎮壓。一些領袖都被捕去，羣衆產生的工會全被改組，工人的刊物遭到最嚴厲的鎮壓，自發性的工潮則被頂頂野蠻的手段摧毀了。這次英國頑固對待英電與申新罷工工人的措置，簡直是越過了典型法西斯的行徑。工人罷工竟可以用『強迫他人犯法』的罪名來拘捕，這真是兇暴到極點，不民主到極點。

現在國民黨政府也口口聲聲在講『民主化』；但我們要問，什麼是民主與法西斯的主要區別呢？還不是在於前者絕對禁止罷工，後者賦工人以罷工權利嗎？工人如果被剝奪了罷工權利，只是奴工罷了，在奴工的基礎上絕對不會產生民主政治的。

所以國民黨假使真有半分誠意『還政於民』，那末趕快收拾起那個侮辱人的什麼『國民大會』，立即賦與人民以起碼的民主權利：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與罷工的自由。毋須說，執政黨是不會自願給予我們的，人民的權利祇有賴於人民自己的鬥爭。

## 十月革命紀念

蘭因

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第二十九週年紀念日，一九一七年這一日（俄國舊曆是十月二十五日），俄國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在列甯和托洛茨基領導下，武裝暴動起來，推翻資產階級政府，而建立蘇維埃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這震動世界的日子至今，不覺已經經過將近一個世代（三十年）長久了。

那時代的青年人如今垂垂老了，那時代的老年人如今差不多死完了。現在活躍的一輩人大部分都是十月革命以後出生的，總之都是在接着此革命之後來到的反動時代中受教育的。他們今天也在慶祝着十月革命紀念日，可是有幾個人不把這一日當作『蘇聯建國紀念日』，即當作『蘇聯一國國慶日』來慶祝呢？有幾個人明白，這不是蘇聯一國底紀念日，而是全世界人類底紀念日呢？

事實上，十月革命并非俄國一國革命底完成，而是全世界革命底發端。十九世紀末年，世界就已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了，各國間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關係如此密切，以致沒有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發生不是帶着世界意義的。一九一四年爆發的戰爭，立即就成了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戰爭表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腐爛到這種程度，除了互相屠殺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維持存在和繼續發展了。這種腐爛的制度，必須用革命去推翻。革命所以爆發於俄國，而不爆發於英法德意諸國，并非爲了這些國家沒有革命條件，惟有俄國有革命條件，而

是爲了俄國是整個資本主義條條中最脆弱一環，練條拉得太緊時總是最脆弱的一環首先斷裂的。俄國革命之後一年，德奧匈諸國也爆發了革命，意國臨近革命邊緣，法英比諸國都有洶湧的罷工潮，中國，印度，及其他殖民地繼起革命運動，最後西班牙發生革命和內戰。這些國家無產階級雖未能同俄國無產階級一般取得政權，但已可證明十月革命并非俄國獨有的，并非僅以俄國一國疆界爲限的了。十月革命不過是那時代瀾漫全世界的革命潮之第一個波浪罷了。

十月革命這一點意義，在二十九年後的今天需要我們特別指出來，需要我們用力加以說明，可是在革命初年，這是公認的真理，無需要說明的。國和無產階級當初都是視十月革命爲世界革命底發端，不僅俄國共產黨綱序言是這般說，列甯和托洛次基文章和演說也是這般說，連史大林也是這般說。

不幸，其他各國革命都失敗了，惟有十月後成立的蘇維埃政府保存於俄國。於是人們漸漸懷疑世界革命底可能性，漸漸將十月革命限止於俄國一國範圍，漸漸將十一月七日看做俄國一國底國慶紀念。於是史大林於一九二四年秋天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論』，他拋棄了世界革命。

我們今天紀念十月革命時候，首先要認識的就是這世界革命意義，首先要把他看做上次世界大戰後爆發的革命潮之第一個波浪。

祇有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才能紀念十月革命的。否則蘇聯一國底國慶日同我們中國人有甚麼相干？祇將我們的外交官穿着燕尾服赴蘇聯大使館或領事館尾酒會祝賀一番就夠了。

在中國紀念十月革命，除了把他看做世界革命發端之外，還要把他看做我們未來革命底模範，還

要認識中國革命是與俄國革命屬於同一類型的，換一句話說：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也應當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與前一點認識比較起來，這點認識是後來才有的，是始終在聚訟之中而未會受人公認的，但同樣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而且是中國工農無量數生命換來的慘痛教訓。

十月革命之後八年至十年中國也發生了革命。在此革命以前，人們一般認爲中國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是不能適用十月革命教訓的。這種觀念葬送了此次中國革命。在此革命過程中，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托洛次基，站在世界革命立場上，大聲疾呼，反對中國革命之違背了十月教訓。此革命失敗以後，托洛次基根據失敗經驗，尤其廣州暴動經驗，做出結論，斷言：同俄國一般，中國也是落後的國家，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雖未完成，但決不能單獨完成的，必須不斷發展以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中國民主任務祇能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順帶地解決。托洛次基關於中國革命的這個認識乃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十月革命開始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潮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有着，或者將要有第二次革命潮。新的革命潮奔騰澎湃起來，將不以一國境界爲限了，將同時泛濫於世界各國，至少各重要國。總之，中國將在這新革命潮中佔據一個重要的位置，中國無產階級將領導貧農及一切被壓迫者戰鬥而且得勝。我們便以此信念來慶祝這十月革命底第二十九週年紀念日。

## 工人與民主

舒嚴

『國民大會』召集開會，也許有人很天真地以

爲中國從此進入民主時代了，因爲我們從此有了一部憲法，而依照憲法組成的政府再不是一黨委派的政府，而是國民公舉的政府了。

這般想的人是祇知有形式，不知有內容的。民主和法西斯之區別，決不在於有憲法與否，有議會與否，有選舉與否，而在於其他的更實質的方面。如果要找一種現象做標準來顯示某一國家有無民主，或有甚麼程度的民主，如同寒暑表顯示溫度，氣壓表顯示陰晴一般，那麼最適宜而可靠的無過於工人在這個國家生活中所享的權利和所處的地位了。工人權利愈多，地位愈高，這個國家就愈有民主；反之，工人權利愈少，地位愈低，這個國家就愈沒有民主，亦即就愈如是法西斯的。持此以爲自有法西斯以來二十二年間各國政治的度量，可以說是無往而不適用的。

現在，當『國民大會』開會的時候，恰是勝利以來工人最受壓迫的時候。一年來，工人鬥爭所得的微末的勝利品，幾乎要全部喪失了。

鬥爭高潮中，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已得資本家承認了，我們不僅有了官僚的工會，而且有了確能代表工人利益的由業衆推舉的工會。可是現在，資本家不許工會存在。許多的工廠開除工人，僅僅因爲這些工人是工會發起人，或籌備員，或理事和監事，總之是工會底負責者。現象如此普遍，以致官僚工會也起來抗議了。資本家是否能因這抗議而停止開除，我們還不知道。

鬥爭高潮中，工人罷工的權利，已得政府承認了，我們看見了幾次轟轟烈烈的罷工，警察雖來干涉罷工工人行動，甚至開槍打死罷工工人，但總是藉口當時的秩序，而不是爲了罷工本身。事實上，政府承認罷工工人推舉的代表是合法的，政府召集他們來同資本家代表對等談判。有時要逮捕罷工工

人代表時，也須藉口別的理由，製造別的事件，如組織『索夫團』對付電力公司罷工等等。可是現在政府不許罷工。一有罷工發生，政府立即逮捕罷工領袖或發起人，逮捕後，有的解送法院，按以擾亂治安罪名，有的簡直不知那裏去了。

門爭高潮中，工人主要的要求，即工資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也已得資本家和政府承認了，我們看見工人鬆了一口氣，做偽時代牛馬不如的生活到此能够稍稍改善，雖不能完全恢復戰前水平，也能勉強活得下去。可是現在，這個勝利品差不多完全交還給資本家了。并不是說資本家否認了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這個原則，也不是說資本家減低了工人底薪，而是說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政府當局，在生活費指數編製上玩了花樣。一般的生活費，以及特殊的工人生活費，都已高漲一萬倍以上了，但市政府的指數還在五千倍上下。這幾個月來，物價大漲，但指數增加得很有有限。工人以及社會上同情者紛紛提出疑問，不明白市政府指數如何編製法。編製指數幾十年長久的專家，爲了自己科學的良心，也提出辭職。最後，市長出來解釋，說物價指數和生生活費指數是不同的，說工人生活費指數是以若干最必需的日用品爲基本的，說日用品中最主要的糧食是以糙米市價計算的，不是以白米市價計算的等等。姑無論依照這種原則編製的指數是否恰如其的。但這原則本身就是錯誤。首先，在市政府公布的，但這原則本身就是錯誤。首先，在營養科學方面說，糙米也許比白米更有價值，但工人食不慣糙米是事實，總之做基數的民國二十五年生活費中，工人糧食并非以糙米計算的。至多祇能勸告工人以及一般人改食糙米，但在這勸告未收成效以前，生活費指數祇能以工人實際支出的糧食價格來計算。其次，工人也是人，除了衣食住還須行育樂，那些迅速高漲的物價并非與工人生活無關的

，編製工人生活費指數時必須擴大範圍，包含更多的種類，不能僅僅以最必需的日用品爲限。最後，如此說來，生活費指數是不應當與物價指數有差別的，尤其不應當有現在那麼大的差別。政府如果繼續做般編製生活費指數，恐怕不久工人就要恢復『勝利』前的生活了，或者已經恢復那種生活了。

至於工人做政治活動的權利，則從『勝利』至今根本未曾受人承認。幾次示威，工人都受了壓迫。工會官僚可以領導工人做經濟的鬥爭，但不肯領導工人做政治的鬥爭，即真正有革命意義的鬥爭。工會官僚不僅不肯領導此鬥爭，而且要破壞此鬥爭。即使有幾個工會領導工人參加了示威，但不久這些工會負責人就受了制裁，或者被捕了，或者被免職了。學生會尙可寬容，工會是不能放過的。

工人沒有組織工會權，沒有罷工權，沒有政治活動權，而工資事實上又在銳減之中，——這便是『國民大會』召開，憲法通過時候，中國工人所享的權利和所處的地位。由此，我們可以推知中國此時有無民主，及有多少程度的民主了。也可以推知這『國民大會』和這憲法有甚麼意義和價值了。

工人怎能多得權利，怎能抬高地位呢？唯有依靠自己的覺悟和行動。我們不能依賴資本家善意合作，不能依賴政府中立仲裁，不能依賴工會官僚領導，他們是三位一體的。唯有工人羣衆的行動才能迫得他們讓步。工人權利多，地位高，於是國家也就真能民主化了。那時，國民大會才能代表民意，而憲法才能得到保證的。

### 美國選舉

蘭因

十一月五日美國選舉，共和黨得到大勝利，這是一九三〇年以來第一次，共和黨翻身壓在民主黨

上面了。無疑，一九四八年總統選舉時共和黨要佔得優勢的。

聯合社說：『全世界對美國本屆選舉出以如此巨大注意，實爲罕見。』不錯，本屆選舉比歷屆選舉更受全世界的人注意些，因爲戰後美國政府已成世界大多數國家底太上政府了，牠的一舉一動自然比前更能影響於世界。

可是現在，過於重視美國兩大黨勢力底消長，以爲大有影響於國內外政策，則大可不必。隨着美國物質生產底增長和世界地位底抬高，兩大黨間過去的差異已經漸漸混沒了。我們試想，共和黨員范登堡和民主黨員貝爾納斯能够合作一致進行外交政策，而民主黨員華萊士則公開攻擊這個政策，便可明白。

美國外交政策不因此次選舉而變更，已爲莫洛托夫所道破，我們不再說了。在內政方面，一般人也許以爲羅斯福就任以來的路線會改變罷？羅斯福前一任的總統胡佛現在還活着，他復得意地預言美國將擴充『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之獨裁道路』，而恢復自由競爭。可是這位退休了十四年的老總統，不明白：美國之走上『計劃經濟』道路，并非出於羅斯福一人底意志，也非出於民主黨一黨底意志，而是美國資本主義依照其內心邏輯不得不然的發展，即使胡佛或其他共和黨員能於一九四八年就任總統，也是不能違抗這個發展的。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即使共和黨上台，美國內政也祇有若干不重要的變更罷了。

兩黨底消長，對於兩黨自身當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對於美國資產階級巨頭們，則不重要，因爲無論何黨當政，都是紐約華爾街底政治代辦人；對於美國無產階級也不重要，因爲仍舊是華爾街政治代辦人來壓迫和統治他們。

當德國壓迫機構瓦解，歐洲各國無產階級猛烈衝上政治舞台時候，資產階級地位是很危險的。資產階級強制機構已不存在了，祇有其中胚胎的部分留下來。法西組織被人掃除了。過去那些這般或那般與法西斯有沾染的人物，如將軍，警官，高級公務員，產業家，銀行家，政客之流，都在發抖，不僅害怕他們的社會地位會喪失，而且害怕他們的生命會滅亡。舊的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都消滅了，或者在完全解體的狀態中。在上述條件之下，資產階級起初顯然是採取守勢的。

資產階級圖謀把羣衆自動性的行動，起初疏導之，然後阻止之，擊破之。在這圖謀中，資產階級手裏有二張好牌。就是：英美軍事力量和無產階級機會主義領袖，即史大林派和改良派，資產階級有時用這張牌，有時用那張牌，去努力爭取或暫時恢復政治舞台上的「秩序」。

資產階級最切近的目標，就是「復回安靜」。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羣衆離開街道，回歸家裏去。僅僅宣布戒嚴還是不夠的。必須運動底領袖，尤其史大林派領袖，也來號召羣衆去恢復「秩序」。領袖們確是未曾辜負資產階級期望的。法國若無 FTP 諸領袖，比國若無「獨立陣線」諸領袖，荷國若無「國內軍」諸領袖，意國若無「民族解放委員會」諸領袖，資產階級是決不能獲得暫時穩定的，是要處處逼着國內戰爭的。

這種暫時的穩定一經獲得之後，資產階級首先着手的是重建其自己的壓迫機構了。這種機構，起初顯然是不很適用的，每逢緊急關頭都須依賴英美軍隊支持的。比利時「解放」之後兩個月，愛斯金將軍底軍隊還須「保護」彼耶洛以對付「抵抗運動」。希臘「解放」之後三個月，史科比底軍隊還須打擊 E.L.S. 團。意大利「解放」之後差不多六個月，英美軍政府還須設下一條不可逾越的封鎖線，隔離倫巴狄區諸革命中心和其餘意大利地方之交通，甚至必須逮捕「代表會」底副主席蘭尼，他的「罪名」僅是曾發表一篇政治演說。可是，當資產階級積極努力去重建牠自己的國家機構時，國家總需要一個政府的。

工人階級底攻勢已經把舊的工人政黨領袖們推到舞台前面來。這些領袖們都在盡其可能使羣衆運動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以內。此時，資產階級底意志祇能經過機會主義派領袖們實現出來。力量對比還是很不利於資產階級的，所以牠不能直接統治國家。此外，牠又須先尋覓一些適宜的人物和適宜的政治組織，付託以政權。爲了以後能代替他們，就必須先敗壞這些左派領袖們底信用。如

## 歐洲革命問題 (上)

Ernest Germain

何敢壞呢？就是當政府採取最失人心的步驟時候，把政權責任付託給他們。正是爲了這個原故，所以「解放」翌日，除希臘以外，各國都成立了聯合政府，政權主要地落在機會主義黨派代表和「抵抗」運動代表之手，資產階級直接的表代表緊緊地包圍着他們。

這種政府是「民主的」麼？在下面的意義說來，自然是民主的，即：牠們的存在是依賴於羣衆團體，尤其工人團體，支持的。但是在「古典的」意義說來，牠們并不是民主的，即牠們既非根據憲法之上，亦非由普選所產生的。

事實上，當「解放」翌日，聯合政府成立時候，資產階級對於羣衆的「民主讓步」是異常之少的。在所有的國家，選舉都推延到好幾個月以後才舉行。直到革命底第一浪潮過去之後才舉行選舉：法國在十三個月以後，捷克在十四個月以後，比荷二國在十七個月以後，意國在二十四個月以後。惟有那些「被解放」的國家，羣衆獨立的活動最不顯著的，如匈牙利，奧大利和丹麥，選舉才很迅速舉行，——這決非偶然之事。那些國家，開始有代議制機關存在的，則這些機關都是從上而下委任的，或者是全部委任，如法，意，捷，波及巴爾幹諸國，或者是部分委任，如荷，丹，挪諸國。惟有比利時還能保存其舊日選舉出來的議會，不過「肅清了」其中法西斯分子，又減少了那些被解

往德國去的議員。這真是議會「屁股」，直至一九四六年初尚未會解散的。在所有的國家，資產階級竭力反對任何拿警察和軍隊來「民主化」，來「肅清」之企圖；這反對而且都有成效。我們當然也要承認，那些機會主義派領袖從未會要求採取澈底的步驟去做肅清工作。一般說來，他們祇限於要求資產階級法庭和檢察官「更嚴厲些」，要求採納「新的」抵抗分子於國家機構人員之中。這不過是普通關於方法的爭論罷了，雙方的目的都是要增強資產階級機構。但資產階級甯願安插牠所信任的人，從牠的觀點說來，這自然是對的。

「解放」翌日，「民主讓步」之微不足道，在司法方面看來，尤其明顯。在差不多所有的國家，新政府仍舊保持着德國佔領時代頒佈的大多數法律和命令。戒嚴令含有一種嚴厲的壓迫，常常帶着軍事壓迫和民事壓迫兩重性質，如在意大利，比，波及巴爾幹諸國。司法機構，在大多數國家，是唯一未受損傷留在統治階級手裏的，現在比以前更加保持其「神聖不可侵犯」性質。資產階級司法底標語 *Not the danger* (不可侵犯我！) 差不多處處行用都有成效。在德國佔領時行使職權的法官，絕大多數照舊服務。正是爲了這個原故，比國才會

判決好多經濟漢奸無罪，法國才會那樣審判員當。法西斯領袖們受人優遇，過了好幾個月以後才受審判。在挪威，奧士林於「解放」之後六個月才受審判。在荷蘭，穆塞於十個月後受審判。在比利時，羅勃·普列，在法國，彼爾·賴瓦爾，都於十二個月後受審判。惟有意大利，因遊擊隊底行動，在巴爾幹諸國，因蘇維埃官僚底壓力，司法才進行得更「有效力」些；但那是屬於根本不同的社會性質。

我們可以由此做出結論說，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成立了拿破崙主義政府麼？在此階段，對於一切國家，連希臘在內，做出這個結論，是錯誤的。根本的因素是政權中缺乏一種穩定因素，——這就說明了，我們那時面對着的并非拿破崙主義政府，因為拿破崙主義必須依靠於軍隊，警察，國家機構之上，才能超出各階級上面，以仲裁者姿態出現的。缺乏穩定的強制機構，又有工人階級採取攻勢，才迫得資產階級不得不暫時與機會主義派領袖們成立聯合政府。

由此可見，「解放」之後產生的政制乃是一種「妥協」，乃是兩種力量互相抗衡造成的結果：一種是資產階級攻勢，被機會主義派領袖所疏導了的，所擊破了的，另一種是資產階級執政意志。整個經濟的政治的局勢（如政制底異常不穩定，如必需極度剝削工人方能恢復資本等）決定了資產階級有獨佔政權之意圖。這是到處可以明顯看出來的，如在北非洲，在南意大利，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紅軍未曾開到前就是這樣了）。當第一個革命浪潮過去，資產階級圖謀推行其自己的政政策時候，上述情形又更明顯了。

如我們上面所說過的，把機會主義派領袖們（改良派和史大林派）推到前而來的羣衆，是沒有明白的階級覺悟或沒有社會主義遠景的。人們把羣衆底要求，用一種新式的術語，半民主的，半非可資的術語提出來，羣衆居然很熱烈地擁護了。這種術語，如愛迪安·發儒所說過的，乃是「法國共產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片獻。」（！）羣衆擁護這種新術語所提出的要求，乃是一種誤會。正因為有此誤會，機會主義派領袖才能從無產階級陣營投奔資產階級陣營。史大林派領袖，最後分析起來，也才能把革命底第一個浪潮阻遏了。

當羣衆以不可和解的仇恨灌注於納粹政制及其在淪陷區中的代表人時候，他們不過以此表示他們對於他們的高度剝削者之仇恨，這些剝削者摧毀了他們的組織，放逐他們，用蓋世大保迫害他們。但是史大林派和改良派努力把這種仇恨轉變為對於德國人的仇恨。他們如果反對某些資本家，那并非因為被反對者是資本家，而是因為被反對者是「漢奸」。在「解放」翌日，他們盡其可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其真實的任務。這就是說拿「抵抗」運動所提出的任務強加於

工人階級肩上，——即：贊助本國資產階級底帝國主義戰爭去反對德國。他們正是藉口這個理由叫法比兩國工人階級容許將遊擊隊編入資產階級正規軍中。遊擊隊編入正規軍就是解散遊擊隊，就是拿反動軍官來代替「抵抗軍官」，好多反動軍官還是與法西斯有勾結的。史大林派領袖本來參加反對資產階級之「反愛國態度」的，但既然倡議將遊擊隊編入正規軍中，則為內心邏輯所推動，不僅要屈服於這個資產階級底國家，要參加帝國主義戰爭，而且要服從真正「漢奸」將軍底命令了。

當羣衆說起「政治的民主」時候，羣衆心裏想的是一種與資產階級政制完全相反的政制，在此政制之下，不僅讓會議員是人民選舉的，連軍官，司法官，行政官以及負統制糧食責任的官吏，都是人民選舉的。但史大林派和改良派利用此「民主」之名，強迫羣衆接受資產階級國家所委任的那些「諮詢會議」，接受那些「不可撤換的」司法官，他們會在納粹治下供職，接受那些貪污的行政官，他們完全忠實於資產階級。如此一來，機會主義派領袖固然是拿古典的「資產階級民主」來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民主黨所做的，却是拿一種專橫的和徹底朽腐的「民主」來對抗羣衆心裏所想的民主了。那種「民主」依靠法西斯式的警察，不僅準備選舉，又禁壓報紙雜誌，民衆會議，以至工人組織；至於羣衆心裏所想的民主，則是更接近於無產階級民主的。

當羣衆說起「經濟的民主」時候，羣衆是要拿「經濟的民主」來補充「政治的民主」的，羣衆是以一種模糊的然而真實的方式表示無產階級要「剝奪剝奪者」之決心。在羣衆看來，「經濟的民主」意即剝奪那些資本家底財產，他們會為納粹戰爭機構做工作（換一句話說，即絕大多數的大資產階級），意即銀行和托辣斯收歸國有，無須賠償資本家損失，意即由民衆團體主持公平分配必需品。在機會主義派領袖看來，「經濟的民主」意即「共產黨」部長或「社會黨」部長代替「資產階級」部長主持某一朽腐的官僚機構，意即繼續黑市，意即賠償「可憐的」資本家之損失，意即成立「經營委員會」，其目的在於用高度剝削工人手段來增加生產。這些反對利益的專門家，一經接受了資產階級政權責任之後，為內心邏輯所推動，便不得不任命銀行家做「國有」銀行底經理了，不得不有工業家所監督的大工業底成本價格了，不得不有一面「打擊」托辣斯，一面包容托辣斯底最直接的代表了。

羣衆底「民主幻想」本是確切的事實，本是法西斯統治和革命黨乘弱底一個產物，就其本性說，是不與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企望相反，而是與之相成的

，因為社會主義企望是工人底社會地位和經濟產生出來的，但工人祇能模糊地表示牠。藉口羣衆有『民主幻想』來拋棄革命的過渡口號，——那是表明自己無能瞭解羣衆底心理錯綜。此外又是表明事實上原恕了機會主義黨派底叛賣政策，因之加強了這些黨派對於羣衆的威權。我們必須反覆地說：羣衆底『民主幻想』決非革命行動底制動機，決不能拿來說明第一個革命潮退落之原因。應當替革命潮退落負責的，乃是：機會主義派領袖之自願的和自覺的拋棄全部反資本主義綱領，以及他們利用羣衆意識模糊和教育低淺而實行的欺騙手段。

機會主義派領袖一經佔據政府機構高位了，羣衆一經退出街道了，新的強制機構一經立下基礎了，資產階級就圖謀實現其次一目標，即：消滅雙權政制諸中心和羣衆底獨立武力。這個工作底速率和成績，是隨地不同的，最後分析起來是與工人施行的壓力成反比例的。

一般說來，資產階級圖謀驅遣機會主義派領袖去做這個工作。這些領袖代表資產階級向羣衆說話，勸說羣衆自動放棄其勝利品。羣衆在機會主義派領袖面前服從程度如何，就決定了這些領袖在資產階級面前服從程度如何。自然也有其他的因素發生作用。蘇維埃官僚底利益使得某些國家史大林派領袖比其他國家的，『更加左些』。資產階級或帝國主義者方面直接的挑戰，也會影響事變，如在希臘情形。但一般說來，雙權政制諸中心之消滅，是很順利的，凡門意志業已被機會主義派領袖打破之處，都無武裝衝突。托勒(Thales)便是這般在法國解散『愛國民軍』了，托里亞雷(Torrey)便是這般在意大利解散遊擊隊了。在比利時，遊擊隊之解散，是共產黨和社會黨聯合行動準備着實行起來的，最後還惹起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事變』。在希臘，史大林派領袖雖然屈服了，但解除四圍武器企圖仍然惹起了國內戰爭；史大林派領袖爲羣衆所迫暫時停止後退，希望仍能保持其操縱羣衆運動的權力。

機會主義派領袖助資產階級去剝奪資本家財產的行動，所用的方法還更可注意些。史大林派和改良派領袖，起初承認這剝奪財產行動之既成事實，但圖謀暗中破壞『工人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是監督(其實是管理)那些工廠的。怎樣破壞呢？就是派遣政府委員參加『工人委員會』，這些政府委員其實是希臘神話的『木馬』，資產階級國家藏在其中混入工人新制度裏面去的。不久，史大林派和改良派就發現這些工廠必須『交給國家』，即必須『收歸國有』了。史大林派領袖使用種種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壓力，排除了工人管理，然後又排除了工人監督；最後，工廠底管理權和監督權就完全交付於資產階級國家之手。結果，以一筆豐盛的款項『賠償了』原來的業主。機會主義派

領袖以此方法將工人所做的真正的『剝奪』行爲轉變爲一種財政的手續，而便利於某些資本家集團。這就是法意捷及德國好多地區經過的事情。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過程并非處處都已完成了的。例如，從好多觀點看來，捷克今天還有工人監督生產存在；在某種意義之下，意大利也還有這種監督存在。

羣衆其他的獨立行動，主要的在司法方面和必需品配給方面，則由於外國帝國主義，本國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派領袖聯合行動，消滅得更加迅速些。惟在若干孤立的地方，民衆委員會和革命法庭能延長壽命至一定的時期。他方面，也必須指出，羣衆後繼的行動常常重現此類的組織。

雙權政制諸中心一經消滅，改良派和史大林派領袖替資產階級服務的重要工作就完成了。正當他們勸說工人勿超越『憲法規定的範圍』以外時候，資產階級就趕緊重建其國家機構，并團聚其政治力量。但牠的經濟目標還是未能達到的。機會主義派領袖在這方面也自薦替資產階級服務。惟有他們能够強工人接受『生產第一』口號，這口號如果譯成更恰切的話，那就是『多做一點工，少拿一點錢』。

但資產階級願有自己的忠實的代理人，代行自己的政策，却不信任史大林派領袖，因為他們是蘇維埃官僚底代理人。資產階級爲客觀局勢所迫，不得不趕快完成其控制工人運動的工作。牠再不能容忍因羣衆組織存在而剩下來的一點工人自主了。但牠也明白，階級力量對比尙未會確定改變而有利於牠時，牠仍不能建立一個完全反動的政府的。所以牠開始探索着：牠現在需要『工人階級』代理人，究竟需要到甚麼程度。(未完)

「資本家們！鑒於政府地位不穩，便藉助於一種方法，這方法自從一八四八年以來的幾十年中，資本家們一再實行去迷糊，分散並最後克服工人階級的。這就是所謂『聯合內閣』，由資產階級分子與社會主義叛徒混合組織的。

「在某些國家，其中政治自由與民主制會經和工人的革命運動同時存在過的，例如在英法，資本家們利用這個騙術，利用得也很成功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們一參加了內閣，總被證明出是簡單的裝飾，傀儡，祇是一面保護資本家的盾牌，一個用以欺騙工人的工具。俄國的『民主的』與『共和的』資本家們也推動了這同樣的計劃。社會革命黨人與門雪維克派成了這個計劃的俘虜。六月一日，參加有欠爾諾夫，崔連脫里，史高倍列夫，阿夫克先底也夫，沙文可夫，柴魯特尼與尼基丁的『聯合內閣』成爲一個既成事實了。』見列甯著的『革命諸問題』。

## 我們的真正美國朋友(中)

劉 默

## 戰爭與美國工人運動

羅斯福的『新政』確實相當克服了一九二九年以來美國的經濟危機，因此，也確實拉住了由大恐慌促成的美國工人運動的左傾。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醞釀與發生，美國工人運動在一九三十年代之末就能脫出羅斯福手中的纏繩。因為我們知道，羅斯福的『新政景氣』到一九三七年年底就告完結；而且在一九三五到三七年兩年的所謂『景氣』中，美國的工業也始終不曾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標準。如果不是一九三八年以後，羅斯福以『戰政』代替了『新政』，那末無疑，美國的資本主義機構早又走進新的恐慌了。這是日本和希特勒給了羅斯福機會，讓美國的軍火工業突然活躍起來。牠起先同雙方做軍火生意，接着做『民主國的兵工廠』，最後爲了自己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軍事配備而生產着。結果美國的工業開始在一九四〇年超過了一九二九年所達到的高度，超過了百分之十一，從此躋進了戰爭景氣，工業日夜膨脹，等到戰爭完結時，生產指數竟超過戰前標準的百分之一百。

戰爭與戰爭景氣使美國的工會運動繼續陷溺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泥淖中，而且更進一步，使羅斯福的國家機構更緊地抓住了這個運動。但這些事情爲什麼會如此發生的呢？下面還要更進一步解答這個問題。

第一，因爲生產擴大了，戰爭機構又大量需用着人，所以根本消滅了失業現象。同時戰時超額利潤的獲得，使資本家毋庸用超經濟的手段去剝削勞動者。這個經濟的原因决定着政治的原因。牠使羅斯福還能以妥協方法對付國內陣線，使他毋需學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東條的方法，使他不把國內有組織的勞動運動根本摧毀；使他還能拉攏勞動貴族，由此獲得工人階級對戰爭的支持，亦即他們對統治階級的完全屈服。

第二，羅斯福與勞工運動的歷史淵源，幫助了他戰時勞工政策的成功。我們在上面說過，美國廣大工人羣衆被組織到比較進步的產業工會中，還是近在一九三三至三七年間的事，而且這個運動之發展成熟，與羅斯福的國內政策有不小關係。我們知道，爲着要克服美國資本主義的大危機，羅斯福實行了大規模的改良政綱；要實行這政綱，必須擊破好大一部分短視而頑固的大資本家的反對；要擊破這個反對，他會依靠了有組織的勞工們的勢力，所以當『新政』

期中，羅斯福確實做了些有利於工人的事，例如普認了工會的合法的對等地位，承認了工人們的罷工，糾察與集體談判的權利。這些規定於著名的『華格納法案』中的讓步，鞏固了他在工人羣衆中的信仰，模糊了工人們的階級意識，尤其其得到了全體改良主義工會領袖們的竭誠擁護。使羅斯福的戰時勞工政策，雖然一反乎他『新政』時代的改良面目，却仍能取得工人階級的容忍。

不過美國工人階級之所以擁護戰爭與容忍政府的勞工政策，還有第三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工會領袖之資產階級的腐化，工人政黨的放棄社會主義立場，尤其是共產黨(史大林主義者)的無恥的變節。是他們，故意曲解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是他們，將民主反法西斯的外形掩蓋了強盜爭鬥的實質；是他們，以革命或蘇聯的名義號召工人擁護這個屠殺；是他們，以國防或民族的利益要求工人放棄階級鬥爭；是他們，叫工人們相信了羅斯福是民主主義乃至工人階級的保護人。美國工人對戰爭原不熱心，但對野蠻的法西斯主義是痛恨的。這些變節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便利用了這個正當的仇恨，使工人轉過來擁護『民主』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及其領導者。

具備了這三個條件，羅斯福的戰時勞工政策才得順利實現。什麼是他的戰時勞工政策呢？一句話，以仲裁代替罷工，讓工人階級片面負擔戰爭的消耗。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當美國事實上成爲參戰國的時候，羅斯福就開始扯下他的『工人之友』的面具，開始以嚴厲態度對付罷工了。例如對於福特廠與Packard 廠的罷工，羅斯福都用政府力量鎮壓下去，再如對於加利福尼亞的北美飛機廠的罷工，他竟調動軍隊來破壞了。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羅斯福在他的緊急命令中索性公然『禁止了國防工業中的罷工』，以此事實上剝削了工人們的罷工權。

珍珠港事變以後，羅斯福的戰時勞工政策正式開始了。事變後十日，羅斯福召集了勞資與政府三方會議，要求：一、工人放棄罷工權，二、一切爭議由仲裁解決，三、仲裁之權屬於『戰時勞工局』。當時到會的工會領袖『自願』地接受總統這三個要求了。後來，政府又頒佈了命令，『凍結工資』以一九四二年五月的爲標準，不得超過此限。這『凍結』逐漸變成了所謂『小鋼公式』：物價與工資都不許變動。可是，物價仍舊高漲，祇有工資被『鋼』一般的框子限定了。一九四三年夏天第三次煤礦罷工之後，事情走得更遠了，議會中通



過了那個有名的「斯密斯·康諾利法案」，牠取消了罷工權（凡工廠一由政府代管，工人即不得罷工），禁止了工會的政治活動，不許工會之間互相援助。羅斯福對此法案一面提出了虛偽的否決，一面却提出了有名的口號：「做工或打仗」，意思就是說，誰如抗命罷工，即須徵入軍隊服役。

這樣一來，美國工人在工會領袖，「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欺壓之下，被羅斯福的軟鋼索子束縛得密密切切，祇得低下頭，不作聲，替「國家」（實則資本家）生產，情形跟希特勒與雷衣博士鞭撻的德國工人差不多了。整個戰爭期中，除了幾次由「礦工聯合會」領導的大罷工之外，工廠中可以說是「平靜無事」的。

### 戰後美國的階級鬥爭

如此渡過了戰爭的四年，結果勝利到了。託了美國工人階級在國內生產與海外流血的福，美國不僅打毀了德國，而且擊敗了日本；不僅打了勝仗，而且做了世界主人。但是這樣的勝利與權勢對於美國國內的階級關係有什麼影響？換句更淺近的話說，是否全體的美國人都獲得了同樣利益？大大不然。祇有極少數的人得到了好處，其他的最大多數人却反而蒙受了大害。經過了這次戰爭，美國的「國富」是極度增加了，光是工業生產，在五六年內增加了一倍，可是這些財富甚至不是集中在從來的所謂六十大家族手中，而竟祇操縱在五大家族的八大集團之手了。另一方面呢？因為通貨膨脹等等的關係，小資產階級的地位是迅速惡劣了；不過最受害的却是工人階級，他們的工資受着「鋼式」的限制，他們的工作時間過度延長，他們的罷工權利被領袖們「自願」交了出去，而生活負擔以及賦稅等等的支出却大為增加（物價漲了百分之五十，國債增加到每人二千一百元），——這裏且不說他們是做炮灰的主要材料。

如此不公平地分享着戰爭的後果，美國內部發生激烈的階級鬥爭是必然的。日本屈服以後，愛國催眠對工人羣衆便失却了作用，「國防」的理由沒有了，「不罷工」的願望自然不能再束縛工人們的行動。工人們首先發覺了美國輝煌的勝利和自己悲慘的生活不相稱。他們要為較多的收入而鬥爭。

另一方面，資本家也躍躍欲試了。多少年來，資本家雖然發着戰爭財，可是對於某些限制還是討厭的，譬如對於物價工資等的限制。資本家覺得物價祇能偷偷地漲，工資不能公開地減，還是不痛快。現在戰爭停了，資方就準備對工人採取新的攻勢了。資本家認為在戰爭期中「犧牲」得太多，而且戰爭一停，許多生產將隨之減縮，所以在好些廠裏，資方對工會提出減少工資的要求。

於是鬥爭發生了，汽車廠中，鋼鐵工人中，電氣工人，裝罐工人，礦工中……前後相繼地鬥爭起來，形成了美國此次戰後的第一次大工潮。

美國工人在這次罷工潮中，顯出了好些優越的特點：堅韌，團結，勇敢；這些特點在蒙受過慘敗的歐洲工人階級是不易見到的。美國工人階級是一隻初生之獅，牠簡直什麼都不怕的，除了牠本身的覺悟程度與領導份子們的欺騙之外，無論什麼威迫都制止不了牠。鬥爭不僅限於新生的 CIO，而且也波及到 AFL；不但先後發生於各個產業部門，甚至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史丹福，蘭凱斯脫等地，還發生了全市同盟罷工，費城也幾乎發生了這樣的罷工。

在工人階級如此有力的反攻之下，美國資產階級和他們在華盛頓的政府不得不退却了。普遍地相當滿足了重要產業部門中工人的經濟要求。到今年春天，第一個浪潮才算略平靜下去。

但是不久，因為通貨膨脹吞沒了第一次罷工潮所爭到的一點成果，大規模的罷工又爆發出來了，又差不多波及到所有的重要產業部門。在五月底，甚至比較保守的部門也被牽進了漩渦；那個頂頂保守的鐵路工人都被拉進階級鬥爭的戰場，與戰意最濃的煤礦工人同時作戰了。原來鐵路工人在美國工人中算是最有特權，因而是最保守的。他們在一九二六年吞忍了「鐵路勞動法案」以後，二十餘年來就放棄了罷工權的，人們提起勞資合作來，總要拿出鐵路工人當作榜樣。有些「死硬派」的資本家，還想拿「鐵路勞動法案」推廣應用到全美的勞動界，藉以保證美國產業界的真正和平的。可是現在情形大變，在大恐慌以後幾年中都不會罷工的鐵路工人，現在却罷起工來了。這對於富有警覺性的美國資本家們該是一件多麼嚴重的事情！資產階級恐慌了，決定行動，想給方興未艾的工人鬥爭一個致命的打擊。

羅斯福時代通過的「斯密斯·康諾利法案」，規定工人在決定罷工之前必須早三十天通知，並規定工廠一經政府接管，罷工必須停止。這法案，能收阻礙之效，却不能根本消滅罷工。這次資產階級利用鐵路罷工的機會，經總統用接管辦法破壞罷工之後，便把本年一月間未能通過的所謂「凱斯法案」提了出來，要想根本禁止罷工。但這樣做法顯然把工人的力量估計錯了。兩個鐵路工會的罷工受挫，完全不等於全美工人階級在鬥爭中的失敗。美國工人階級是進攻的，有自信的，戰意濃郁的。所以「凱斯法案」一經衆院通過，便激起了全國一切工人組織的抗議。這法案像是一條具有魔力的繩索，把平素各不相容的許多工人組織，從最保守的到最前進的，緊緊地貫穿到了一起，站在一條戰線上。紐約數萬工人舉行抗議示威，汽車工會的主席路德提議「美國勞工聯盟

『產業組織大會』與『鐵路員工聯誼會』召開聯合勞動大會，對反勞工法採取一致行動。一千三百萬的生產者這樣變做了一個巨人，豎立起來，對準着白宮怒目揮拳。資產階級狼狽潰退了，趕快命令那擱客出身的小丑總統杜魯門否決了自己的法案，並且對尚在堅持的四十萬無煙煤礦工做了重大讓步。

這樣結束了戰後美國階級鬥爭的第二個回合。

此後，雙方似乎都平靜了一時，其實幕後是緊張的，尤其在資產階級方面，牠兩次魯莽失算，如今在考慮新的戰略了。從第一個回合中得來教訓：公開減低工資是不行的；從第二個回合中得來教訓：用政府的立法手段來禁絕罷工更屬危險；於是他們的新方法來了：用通貨膨脹，增高物價來偷走工人在鬥爭中的獲得，同時從側面，暗中，獎勵法西斯組織，流氓，反黑人團體等等，來反對進步的工人組織及其政黨。於是『物價管理局』的責任變成如何『解除管理』了，許多種的物價的『天花板』給拆去了，有些物主還用『不實』手段來造成貨物恐慌，由此強迫物價上漲。結果，物價竟在日間上漲了百分之三四十。同時，三K黨又出現了，以下，史密斯為首的美國法西斯組織呈現了空前的活躍，工人的會議被搗亂，他們的會場被丟炸彈，革命黨的報紙被搶奪；此外，南方幾州，尤其是喬其亞州，黑人遭了災，『私刑黑人團』到處活動着，黑色的勞動者時時被殺害，被凌辱，種族成見被故意散播着。

可是資本家這一套新戰略也不會收到他們預期的功效，一方面引起了一陣子新的罷工，另一方面促成了工人團體的加倍團結與工人階級政治覺醒的迅速提高。舉個小小的例子說吧，最近美國社會主義工黨（托派）在底德律的黨部被法西斯匪徒擲了一個燃燒彈，連所有改良主義的工會領袖都表示了同情。至於工會中『反赤』與『反黑』陰謀的加強，也祇是增進了工人中的階級友愛。這情形最明顯不過的反映在海員鬥爭中。六月十五日CIO海員的罷工被杜魯門調遣軍隊來破壞了，可是最近，九月五日開始的海員大罷工，他卻不敢應用『斯密斯·康諾利法案』賦與他的權力了。因為此次罷工和六月間的大不同，上次是CIO海員們的孤立行動，而此次則是各派一致的，鬥爭雖然由AFL的『海員國際工會』與『太平洋海員工會』所發動，但是罷工一開始，無論屬於CIO的或獨立的各個工會的會員，都一致尊重AFL的糾察線，因此釀成了全國各海港的總罷工，發揮了海員鬥爭史上空前的團結，無比的堅決，致使杜魯門的『工資穩定局』不得不對牠讓了步。

現在正處在美國戰後第三期的工潮中，浪濤正在洶湧哩。

工人階級的政治覺醒

這工潮將如何發展，我們是無法預言，不過美國內部的階級鬥爭方興未艾，却是可以斷言的。必將來臨的經濟危機，統治階級正在從事第三次大戰準備，都一定要在美國的勞資之間，造成好幾次決定性的大搏鬥。因為，華爾街的獨占巨頭們與華盛頓的政客軍人，如果不能將自己家內的勞工巨人打得一蹶不振，如果不能消滅工人組織與禁絕罷工，那末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當然無法克服，而第三次大戰也決計不能發動的。美國的統治者不該想不到：如果第三次大戰跟着危機而發生，且作為克服此危機的一個手段，那末他們將不能，也不願學羅斯福的做法，而祇能步希特勒，墨索里尼們的後塵了。因此，在未來的幾年中，我們有把握地可以說，美國將發生着不但是牠本國史上，而且是世界史上，幾次規模最大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或甚至內戰。

工人階級在那個戰爭中如果失敗了，人類將馬上遭受一次大災難，——第三次大戰；如果勝利了，那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大保證。所以美國未來的階級決鬥，將決定着全人類的命運。

工人階級是完全可以勝利的，問題祇在於他們的政治覺醒的程度，更重要的在於率領他們去鬥爭的政黨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

直至現在為止，席捲着戰後美國的工人運動，都還嚴格限制於經濟性的。罷工目標老是為了增加一點工資。聯邦政府公開站在資本家方面，杜魯門不惜以卑劣手段破壞罷工，而且還鼓勵通過反對勞工的法斯西式法案。照理，工人階級該能認清政府的性質，明白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的聯繫了。然而並不。大多數工人還是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少數人覺悟了，懂得了自己必須對政治有所主張，但受着一些機會主義的工黨政治家的欺騙，只曉得在資產階級政治家中掙捨，或在民主與共和兩政黨之間依違。他們想不到工人階級以獨立的資格在政治上起獨立的作用。所以一般說，美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還是落後的，還停留在經濟改良主義的成見上，還落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治圈套中。

不過對於這，我們毋需失望。一個階級的政治意識的成長是可以跳躍的，而且常常跳躍的，牠不需要按部就班長年累月的中小學教育，而只需要階級鬥爭的實際鞭策，有了這，他便可以越過改良主義的中小學，畢業於革命政策的大學校。誠如我們上面所說，這樣的鞭策將一再地打到美國工人階級的頭上去。因此成問題的倒還是在美國的革命政黨方面。工人階級會左傾，會激化，會轉向政治，這是一定的；不過到了那時候，如果沒有一個能領導他們走上一條正確革命道路的黨，一切將仍屬徒然。我們現在就要研究美國的政黨問題。

（未完）

# 國際鬥爭

## 美國托派參加紐約州選舉

今年今月，美國諸州舉行選舉，除了每隔四年一次總統選舉之外，要算此種選舉最重要的了。應選舉的有五個職位：州長，副州長，州參議員，州審計官和州檢察官。就以紐約州選舉最爲重要，因爲美國總統往往是紐約州州長候選的。大家知道美國現在還祇有兩個大黨，總統和各州州長，至少紐約州州長，不屬於共和黨，便屬於民主黨。現在紐約州長杜威是共和黨員。此次杜威仍被共和黨推出爲候選人，民主黨則推舉米德爲候選人。不久我們就可分曉紐約州選舉勝利究竟屬於民主黨或共和黨了。（編者按：五日選舉結果，杜威已當選。）

但是今年有四小黨參加紐約州選舉，這四小黨便是『自由黨』『社會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工黨』（即托派）。依照法律規定，凡小黨要參加紐約州選舉的，必須有本州有選舉權的公民一萬二千人簽名請求，才能獨立提出候選人名單。九月二日最後一天，四小黨把簽了名的請求書呈送州政府，都滿了法定人數。簽名人數最多的是『自由黨』；其次是『社會主義工黨』，共有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七人簽名。其次是『共產黨』，比前者少四千人；最後是『社會黨』，比『共產黨』又少五千人。在相當範圍內，這些數目字也能表示各黨活力的。

『社會主義工黨』提出道布斯（Earrell Dohbs）爲州長候選人，韓生（Joseph Hansen）爲參議員候選人，里查孫（Milton Richardson）爲副州長候選人，啓特（William Kist）爲審計官候選人，布

### 讀者論壇

## 黨化教育

## 大化

實行了將近二十年的黨化教育，分析起來約有如下特點：  
（一）對公立學校實行官僚的把持，對私立學校極力設法限制。  
（二）束縛學生思想，實行軍事管理，嚴禁學生干預校務及作政治活動。  
（三）在學生中廣汎施行特務制度，以抑壓學生的反抗。  
（四）統制教科書，統制報紙和一般出版物，以完成其全盤黨化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教育當然只有愈來愈糟，不但大批的青年失學無處可以讀書，就是有機會讀書的少數分子，也多半被教育成飛揚跋扈的自尊主義者，或自私自利的資緣主義者，只知道己，不知有人，只知結黨營私，陰官發財，不知人在社會中應對社會盡何種義務。於是中國國民知識愈來愈低，國民道德愈來愈壞。

現在當權的政黨，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是看得清楚的。中國歷代帝王用以籠絡讀書人的方法是科舉制度。現在科舉制度形式上雖不復存在，實質上却並沒有廢止。除了有裙帶關係或黨棍可以當作例外不說，一切都要講究形式上的資格資歷。於是大多數的人必然被這資格資歷牢束得死死的，無所施其伎倆。

歷任教育部長總是反動意識最堅定的人，總是與黨務有關係的人，政府雖把從老百姓身上搜刮得來的錢盡量用來作軍費剿共，不但經費充足，而且學生的生活費也往往由公家負擔（實際上是老百姓負擔）。這批人訓練出來十有八九是壓迫老百姓，欺侮老百姓的黑棍，然而他們的教育費却正是老百姓負擔的。

在抗戰期間，政府爲妨止知識青年走向陝北或停留淪陷區，也用了種種手段。其中之一就是開辦若干免費學校和設立學生貸金。免費學校和學生貸金本身是無可非議的。可是政府開辦免費學校和設立學生貸金的目的是必須指摘的。流亡或貧苦知識青年如果要想入免費學校或獲得貸金，首先就必須經過國民黨的考核，入學後也必須不斷受國民黨當局的監督，萬一被當局認爲有『不良』傾向，則學籍或貸金馬上就有被取消的危險。國民黨利用這種方法來統制學生，收得了頗大的效果。學生和社會一般人士沒有看清這一點，往往會感激政府，尤其在停戰後政府宣佈學生貸金一律無須償還，大大博得了一般人的贊歎。其實國民黨這種形式上的寬大正包含着相反的內容。它以老百姓的負擔爲自己造就大批『人才』之後，還樂得再賣個假人情，這就是放棄學生貸金收回權的實際情形。（當然法幣價值的低落也使收回貸金失去了意義）

比較抗戰時期的免費學校更明顯的例子，是政府爲蘇北流亡青年開辦十三所（？）免費中學的計劃。全國千千萬萬的失學學生都不在政府思慮之中，獨獨爲一部分流亡的蘇北青年一計劃就是十三所免費中學，這還不足以看出政府的真意所在嗎？不過後來國軍在蘇北得着軍事勝利，爲這蘇北流亡青年辦的免費中學也再未聽人談起，實際辦了幾所，就非筆者所知了。

列克 (Stewart) 爲檢察官候選人。道希斯是黨機關報『戰士』底主筆，韓生是托洛次基底『祕書』，其餘未詳。

『自由黨』雖已取得提出獨立名單的資格，但牠提出的州長候選人米德和參議員候選人列曼，正是民主黨名單上的候選人，可見『自由黨』是假借『獨立』之名來擁護民主黨，來欺騙紐約選民的。

『共產黨』雖已取得同樣資格，但牠最後撤回了自己的名單（撤回最重要的正副州長和參議員候選人，但仍保留審計官和檢察官候選人），而號召選民投民主黨的票。『共產黨』認爲民主黨是進步的，共和黨是反動的，應當擁護民主黨打敗共和黨。『共產黨』一面罵社魯門外交政策是帝國主義的，是贗武的，是反蘇的，一面又在紐約擁護社魯門底黨。

其實在工人看來，美國兩大黨是一般反動的，無論何黨做紐約州州長，都於工人沒有好處。現在已有若干共產黨員不滿於黨底政策，而宣布脫離，加入『社會主義工黨』了。『社會主義工黨』堅持自己的名單，牠不僅在紐約州取得獨立名單資格，在其他若干州，如華盛頓州，米內蘇達州，加里福尼亞州等，也已獲得這個資格，並且提出名單了。（感）

## 日本全國大罷工

自從麥克阿瑟統治日本以後，我們就很少聽到日本消息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尤其對中國封鎖日本消息。最近，我們從美國的報紙才知道今年九月間日本大罷工的情形。

九月十日，由日本『海員總工會』領導的罷工開始，差不多有一百萬工人參加了此次全國大罷工，即有組織的日本工人已有三分之一參加了。幾日

除開特種學校不必談，即以普通學校而論，凡是官公立的學校，主持人可以由政府當局委派的，莫不在國民黨把持之下。試問全國的官公立學校尚有幾所不是由黨棍或忠實於國民黨的人來主持的呢？黨棍或腐化的官僚來接辦學校爲學生所搖撼的時候，有的是軍警和流氓來爲他們保鏢。在北洋政府時代，當局壓迫學生運動，最多不過是調動軍警而已。今日的國民黨在壓迫學生和一般民衆運動的方法上，的確比北洋政府更利害得不知多少倍。它除了派軍警正面鎮壓之外，平時就收買並養養大批流氓，打手和敗類的學生，從側面來破壞一切反抗運動。凡是對國民黨當局表示不滿的，無例外的都先給你戴上『爲奸黨利用』的帽子。這樣，國民黨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黨棍進了學校，首先是大批更換教職員，大批佈置私人。拿最近的例子來說，如南京中央大學復員後就大批更換教授，暨南大學校長新上任之初，即裁撤舊教授達四分之三之多。這兩個例子是因爲被辭退的教授揭發，引起了相當的波瀾，一般人才會曉得，其實有類似情形而未經人揭發的大學中學乃至小學還不知有多少。

私立學校，因爲校長不歸政府當局委派，在統制上當然要比官公立學校難一點。正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在目前學校荒非常嚴重的時候，國民黨却對私立學校規定種種苛刻限制，阻止私立學校的設立。甯可讓大批兒童，青年失學，墮落在無知的深淵裏，却不讓人民自由設立學校。新辦學校，首先立案就是一道難關。有一樣不合乎當局規定的，莫想能得到立案的許可，甚至條件俱備，如果沒有與黨國有關係的人從中疏通，仍是立不成案。上海一所小學校，甚至要有一千萬元的現款存在銀行裏作基金才有立案的資格。照這樣，就是有熱心教育的人，如果沒有那麼多錢，學校當然是辦不成，無怪中國的教育不會發達了。還有一層，縱令辦學的人有一千萬元的現款，在目前法幣繼續貶值的情況下，誰又願拿去存在銀行裏讓銀行老闆坐享貶值的利益呢？

前些時候，報上載了一個消息，說武進自停戰後，新立學校如竹筍似的叢生，目前中等學校共達十六所之多。一個普通的縣份能有這麼多學校雖令人有若干奇異，可是這些學校能够成立，能够存在，當然證明它有客觀上的需要。國民黨對於這些學校不加扶助，反而藉口爲防止『濫立』要加以取締，這豈不是喪心病狂。

國民黨統制私立學校的另一方法是限制學費額，使學校在經濟上無法維持。對於把教育當作生意做的學店加以取締當然是合乎道理的。但是政府限制學費額的目的當然並不在此。我們試看政府限制學費額有時限制得過低，使辦學的人必須準備大量基金以資補貼才能辦學。他們簡直希望私立學校的學費能低得和官立學校一樣。但是官立學校是有由老百姓負擔的捐稅來作補助的呀！在表面上國民黨政府限制學費額好像是爲的減輕學生負擔，其實，官立學校既不足，而又把私立學校的學費限制在不合理的低度以下，不外就是摧殘教育自身。

束縛學生思想的方法，也是無所不用其極。官公立學校的人事權整個操縱在政府當局的手裏，要束縛學生思想當然容易。就是私立學校，束縛的方法也非常之多。首先教育當局可以來一套狗屁的規定，如一切學校必須有黨義，必須做紀念週，必須受軍事訓練，說到蔣總裁必須立正……等等。這樣，學校中的腎

之後，日本『產業組織大會』所屬五十五萬六千工人參加了罷工；日本『全國農會』所屬三十三萬農也參加了罷工。

兩星期前，麥克阿瑟頒佈了一個命令，禁止罷工，但工人不遵這嚴厲命令，仍然崛起了。

九月中旬消息，爲了海員罷工，有三八九九隻商船不能開動，『碼頭工會』和『近海航業工會』也舉行同情罷工，援助離船的海員。八隻『自由船』上的日本水手也參加罷工，另有六隻『自由船』也準備罷工。

海員要求的是增加工資百分之一百，並反抗政府解雇百分之八〇海員的恐嚇。工會說如此大批解雇乃是政府的陰謀，爲了藉口經濟需要來阻止工人運動之增長的。

日本『產業組織大會』命令所屬的各大產業工會參加罷工，『非吉田反動政府倒台，不可停止』。這命令是發給煤礦工人，鋼鐵工人，化學工人，印刷工人，機器工人，電氣工人及其他工人的。

雇農罷工，則是爲了大地主代表們不肯與農會簽訂集體契約。

日本『產業組織大會』共有一百六十萬會員，其中六十萬是鐵路工人。日本政府恐嚇要解雇七萬五千鐵路雇員以後，『國有鐵路總工會』也曾發出命令號召罷工。工會說政府祇關心戰時公債利益，而犧牲工人利益。資本家欺騙工人去從事帝國主義戰爭，戰敗後自己躲在麥克阿瑟羽翼之下受保護，而不管工人死活，現在政府又要付錢給這些資本家了。政府在鐵路罷工威嚇之下讓了步，遞省省撤回了解雇鐵路工人命令。所以鐵路罷工沒有實現。

以上間接從美國得來的日本消息，已可告訴我們日本工人在日本鬥爭舞台上表現何等力量了。

中國人好以戰敗國日本這一年來的復興來警惕

年國民早已不是自由的中國國民而變成了國民黨一黨的黨民。

單有這些規定，國民黨還不甘心，國民黨還可以直接派人到一切學校。首先是黨義教員和軍訓教官必須分別經黨部檢定和政府派遣。這樣由政府當局派到各學校的黨義教員和軍訓教官往往實際上形成『太上校長』。他們不僅是教黨義或教軍事知識了事，而是對任何校務都可以干涉。縱令有少數學校當局心裏不贊成國民黨的這一套，但是在這個局面下，誰還敢不聽他們的指揮。如果你敢違抗『聖旨』的話，立刻給你顏色看看！

除派人之外，還有抽調訓練的辦法。所謂抽調訓練，無非就是利用假期依次把中小學各科教員召集去受黨國當局的指示。指示他們如何管束學生，如何製造黨民而已。担任訓練的人往往知識經驗趕不上被訓練的人，所以這一辦法收效並不甚大，最近似乎已經不大實行了。上面已經把管束學生的佈置說了個大概，其次該說管束的方法了。首先在大多數的學校都實行着檢查書籍，甚至檢查信件的辦法。這檢查書籍和信件的任務，通常總是由訓育主任和軍事教官來担任的。這樣一來，在出版統制下僥倖漏網的刊物要想進學校的門也就頗不容易。

學生的言論和行動不用說是經常有人在監視着。凡是言論和行動有越軌的，輕則記過重則開除。這裏所謂越軌，與其說以道德修養爲標準，甯可說以政治思想爲標準，賭錢嫖娼的倒沒有多大問題，可是一牽涉到政治思想，是決不會被輕易饒過的。不信但看今年上海學生歡送赴京請願代表事件，只是在報紙上申訴的被開除者就有相當數目，此外被逼寫悔過書的，我們可以想像更不知有多少。教育最高目的是在培養高尚的人格，可是國民黨的辦法恰恰是要逼着青年自污其人格。

反政府的言論思想不許有，政治問題不許過問。這當然是般的原则，可是要實現這原則，與其露骨地發布禁令，當然不如採用其他曲折的方法。加重學生的課程，就是通常採用的方法之一。中國的學生所負擔的課程本已超過外國學生的水準很多，而最近尤有加重之趨勢。前天我聽見一個友人告訴我，大學政治科居然規定了化學課程爲必修科，豈非奇談。所謂『會考』也不外是使學生埋頭讀死書的一個方法。升降的嚴格標準也有同樣作用。

還有可注意的一點，就是全國課程標準的劃一。在英美法諸國，學校課程依地方情形每可自由伸縮，固不必說，就是以反動出名的日本，其學校課程標準也不如中國當局規定得這樣機械。以中國的地廣人衆，凡是稍有教育常識的，誰都知道課程標準過於劃一必有許多阻礙，但是國民黨當局却一意孤行劃一政策，這是什麼道理呢？無他，課程劃一可以便於統制，聽人自由伸縮，豈不危險！

國民黨雖不歡喜學生討論政治，不歡喜學生有課外活動或課外讀物，但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命令各校設立御用的『黨部』『團部』。這命令雖不是上級教育機關發來的命令，而是地方『黨部』『團部』發來的公函，『請予協助』，理論上並無強制力，但是在這黨權高於一切的世界裏面，『黨』『團』的公函就無異是命令，叫你協助，你還敢不協助麼？我親眼看見一個課校長位置的人，用不援助『黨』『團』在學校中的活動爲罪名來攻擊原有校長。學校既是國家的學校，由一般國民來負擔經費，爲什麼却非要援助一黨一派的活動不可呢？這真不知道是什麼邏輯。

「戰勝國」中國這一年來的每况愈下，但很少有人拿日本工人底組織和鬥爭來警惕中國無產階級。希望以後我們能多得日本兄弟輩鬥爭的消息，不僅爲了警惕自己，而且爲了鼓勵自己。因爲日本政府底鞏固和發展，固然是中國底威脅，但日本無產階級勢力底增長，則是將大有助於中國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盛)

### 自治後的印度

國大黨領袖尼赫魯領導的第一個印度政府，『全印行政院』，已經就職了，可是印度並未曾得到解放。

英國仍舊是印度底主人。英國派來的總督仍舊掌握着絕對的權力。他是『行政院』當然的主席；『行政院』祇能辦理『日常的』行政事務，如他所說的；他自己則掌管兵權和經濟權，嚴密守護着英國帝國主義在印度的利益；沒有他的許可，『行政院』甚麼大事都不能做；『行政院』所享權力是非常有限的。

這個『行政院』據說是一種『臨時政府』，正式憲法未通過以前的政府；事實上則是印度資產階級和英國帝國主義之間的一種買賣；英國帝國主義將一大部分行政權交付於印度資產階級，而印度資產階級則出力保護英國帝國主義底利益。兩方面都害怕印度羣衆，都要阻止羣衆去實行革命來達到真正的獨立。將來英國也許能夠將全部政治權交付於印度底資本家和地主，如美國在菲律賓所做的，但若不經過羣衆暴力的革命，英國決不肯將經濟權和軍權交出來。沒有經濟權和軍權，雖有政治權，也是不能獨立的。

回教同盟拒絕參加『行政院』，但這並非表示回教同盟反對此買賣之意。這個組織所代表的一派

和教員須受檢定與抽訓一樣，中國的學生必須受國民黨的會考與集中訓練。這幾個辦法之中，尤其以學生的集中訓練爲惡辣。在那裏有小組會，有個別談話，強迫你發表意見，如果發見你的思想有不穩之處，馬上就把你的名字登記在『黑名单』上，有『青年勞動營』在等着你。大家想想，辦普通的學校，只要政府稍微拿出幾個錢請教員並維持雜項開支就行了，政府每每哭窮，不肯拿出，可是爲辦集中訓練，政府却可以大動人馬，熱熱鬧鬧，連學生的旅費伙食都歸國家選負，爲的究竟是什麼？這筆費用究竟落在誰身上？

國民黨對各學校派黨棍和丘八來正面統制還嫌不夠，近年來更學會了利用特務來統制學生的方法。除了派專門的特務人員化作學生混進各學校從事秘密工作外，更利用它當局的地位用各種極可鄙的方法大量買收腐化墮落的學生，供他們驅使，爲他們作爪牙工具。例如各學校的准假實權多操在軍事教官和訓育手裏，對於甘心爲國民黨作爪牙工具的學生，則准許其自由出入，那麼愛玩愛鬧的學生誰個不去投奔國民黨？更有一班淺薄無知的學生，功課不做，專喜歡耍刀耍槍出風頭，好了，軍事教官包庇下的特務組織正可以滿足這些下等欲求，他們不但可以供給這些學生以槍枝，還可以替這些學生保險。上課不到可以說是因『公』外出，考試不及格可以請求『原諒』，說是『工作』忙碌，未能充分準備，看誰不順眼，可以糾衆行兇，指他爲『異黨分子』。這樣一來，還有什麼行不通！

特務分子在學校中的最利害的幾樣手段是暗殺，綁票和突擊搜查。特務分子既有槍枝而且可以隨意出入，他們要暗殺那個，綁架那個，當然是很容易做到的。近年來，學校中所發生的暗殺案和綁票案，如果統計起來，數目一定可觀。其中尤其出名的當然要數到昆明學生的大慘殺案，一殺就是許多，國民黨的這種成績雖然也許還趕不上法西斯的巨頭納粹德意志，怕也可以與它相接近了。所謂突擊搜查，就是特務分子們在半夜裏忽然闖進學生宿舍，翻箱倒篋，任意搜查，如果稍有涉及嫌疑的地方被他們發見了，那總不會好好罷休的。

談起國民黨的統制教科書，更是令人髮指。學術思想應自由開放，教科書必須經過審查已經是不合理的。不意國民黨年來更變本加厲，連教科書送審還嫌不夠，索興來個包辦，除了官定的教科書，更不許有第二種教科書出現。而且這印教科書的生意委託給七家大出版公司包辦，實際在出版營業方面也行着官對商的統制。許多地方買不着書籍，然而國民黨政府却不許書局自由編印，甚至官定的教科書也不許別人承印，於是在與教育有關的出版事業方面也來了個『專利』制度。回想起抗戰初期當後方缺乏書籍的時候，政府會下令准許人自由翻印各書局所出版的教本，一時否定了所謂版權的私有，我心裏頗爲稱快。現在和那時候相比，恰恰是轉了個一百八十度。

由少數人對出版事業專利的結果，使許多地方買不着書籍，被逼得仍繼續使用敵偽時代殘留下來的書籍。於是國民黨又罵中國人民糊塗沒有愛國思想了。

國民黨壓迫一般的出版自由，更是彰明昭著的事實。反對政府和有『危險』思想的刊物一概禁止。有時對於某種報紙或雜誌不便正式封閉的時候，她可以用種種方法來妨礙你印刷發行。她可以通知所有印刷工廠不許代印某某刊物，她可以通知書店報販不許代賣某某書籍雜誌，她可以派人到郵局檢查扣押所謂違

資產階級，不過要求在此買賣中享有與國大黨所代表的派資產階級同等的權利罷了。回教同盟好多年來被英國利用做藉口，不給印度以自治權，現在發現英國遺棄了牠，牠憤憤，牠施行壓力求得更有利的參加買賣條件，最後牠得到這些條件了。

但是工農羣衆尚未會說最後的話。羣衆尚未會耗竭其多年積聚下來的革命潛力。爲了消耗羣衆底革命力量，英國帝國主義和印度資產階級挑撥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間的惡感，使之互相鬥爭。在加爾各答，從八月十六起四日之內，死了四千人，他們大部分死於英國軍隊和警察之手，因爲由羣衆所用武器看來，決不會死那麼多人的。但加爾各答事件之後一星期，八月二十五日，印度鐵路工人罷工了，二萬一千工人參加，馬德拉城羣衆又舉行示威，同情罷工工人。英國警察竟使用流淚彈來驅散示威者。要獲得印度底真正獨立，羣衆不僅必須推翻英國帝國主義底統治，而且必須推翻印度資本家和地主底統治。

### 德國紅軍佔領區第一個選舉

九月初，德國薩克遜邦舉行選舉，這是德國在蘇聯佔領區底第一個舉行的選舉。『統一社會黨』獲得多數。這是蘇聯佔領區內『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併以後所成的黨。此合併含有強迫性質，以致有一部分『社會黨』黨員拒絕加入新黨。

『統一社會黨』雖有佔領軍爲後盾，牠雖比別黨享受更多的選舉便利，如紙張，車輛，廣播，會場等等，卻未曾獲得預期的勝利，牠祇得到百分之五六票數罷了。不懂史大林派託爲意外，連那些資產階級黨派也預見不到的。資產階級黨派仍有相當力量。『自由民主黨』獲得百分之二二票數，『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百分之二一票數。

禁的印刷品，有時甚至雇用流氓搗毀他所不喜歡的出版機關。

國民黨一面推殘一般言論，摧殘一般出版物，一面却用極大力量培植自己的御用刊物。中央通訊社，中央日報，和平日報以及一切官辦的報紙雜誌，那一個不是完全靠政府津貼來維持的。他們的消息，他們的言論爲人民所厭棄，爲人民所不顧，反正有大量刮來的民脂民膏供他們來雇用一批卑鄙文人替他們製造『輿論』就行了，你們小百姓不看看有什麼關係。報紙賣不掉，可以滿街貼。中國多的是無知愚民，總有一部分會替他們做應聲蟲的。光是和平日報從政府得着的津貼就是每月六千萬，有這個數目就是報紙一份銷不掉也不怕不能維持。正當出版業受內戰影響而難以撐持的時候，南京中央日報員工加薪一加就是一倍，於是引起其他同業的一致反對。這些事實都是在說明什麼呢？無疑問的，它是在說明國民黨毫不吝惜的把榨取來的人民血汗再用來麻醉人民！

## 從徵兵說到戰爭

呂右文

在內戰烽火正緊，國民黨部隊正進行着重軍事行動的時候，政府宣佈了恢復全國徵兵法令的實施。這一個事實，對中國老百姓所能引起的反應是可以想像的。

國民黨政府爲什麼要恢復徵兵呢？在那些堂皇的法律條文掩護下，大家都能直覺到的，第一當然是爲了打內戰，也就是爲了『平亂』，政府既有決心『平亂』，它在軍事上約有以下幾點要求於徵兵，即是：一、政府軍參謀部已在事實上感到速戰速決之不可能，共軍主力難以捉獲，不能加以決定性之殲滅，軍事行動就必須延長。二、隨着戰區的擴大和戰線的延長，對現有兵員感到不足或不充分。三、武器物資可由美國補給，兵員消耗須在本國不斷補充。四、強化後方治安及交通線之維持，抽調原駐地方治安部隊編入作戰部隊。國民黨政府除了爲內戰的原因或目的而要徵兵外，更重要的，更遠大的目的，還在於幫助美國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對這個事實，由於第二次大戰後所形成的局勢，由於美國整個世界政策的推行，一年來它在中國所作種種軍事和政治上的部署，以及中國國民黨對它的關係而言，也是昭然若揭的。

中國的老百姓應該怎樣來應付人家加在他身上的命運呢？如果用舊的概念，用單純的民族國家概念來看問題，那是要精透的。有人說：政府要我們去作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們是擁護的，但要我們去打內戰則我們反對。這個簡單的公式雖有一部分真理，但可能招致最大的災禍，無疑地，如果中國人民願意這樣做，國民黨政府也不會反對的。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願意進一步去了解。我們認爲我們可以擁護某一對外戰爭，但並不擁護一切的對外戰爭，我們固然反對現在那種的內戰，但並不反對所有的內戰。必須跳出腐臭的民族國家概念，在新的政治道路上去選擇什麼戰爭是進步的，什麼戰爭是反動的。

資產階級政府會唸唸有詞地讀着法律條文，對老百姓說：服兵役是公民的義務，保衛祖國是國民的責任。不錯，在資本主義的諾曼蒂克時代，拿破崙曾有福氣享受到這一點的，他靠了那些國家意識飛揚，精力滿身的公民們所組成的部隊，擊潰了用嚴密形式所組成的普魯士傭兵，席捲歐洲大陸。但是現在呢，整個資本主義已在暮年了，所有的進步意義已消耗殆盡了，它正在墓道上作兇兇掙扎，如果它再要說那些年青時代的情話，那末在歷史上是反動的，在事實上是無效的，在形式上是肉麻的。我們中國，憑什麼可與

有十分之一的選舉票是空白，據說那些『社會黨』黨員，拒絕加入新黨的，多投空白票來表示抗議。

德國其他各邦也將舉行選舉。(盛)

### 埃及在革命發酵中

與中國類似的國家，戰後在革命發酵中的，不僅有印度，而且有埃及。關於印度，報紙登載得多了，關於埃及就比較少了。然而在埃及和醞釀的革命也是極有希望的，也是我們必須去注意的。

戰後，埃及爆發了罷工潮，各種形式的罷工都實行了，從簡單的怠工到巷戰。政府壓迫手段，隨着工潮進展而更趨於野蠻。今年五六月間，警察逮捕了幾百工人，連同工人的家屬，逐出開羅城，送回各目的鄉村去。亞歷山大城紡織廠工人，爲了抗議資本家開除工人代表，一萬人實行怠工和絕食，其中幾個工人被警察捕去，但因絕食太久，警察送他們到醫院去，可是醫院拒絕了，因爲害怕担負責任。六月底，一個雇用了三萬五千工人的康倫波公司發生了罷工，要求提高待遇；另一個雇用了二萬九千工人的食鹽棧打公司也罷了工，與警察衝突，三個工人被殺死了；蘇彝士公司雇用的三千工人也罷了工，這個公司每年獲得六百萬鎊紅利，即每個工人平均生產二千鎊紅利，但每年工資平均不到六十鎊。

埃及工人并不以經濟罷工爲限，他們進一步做政治鬥爭。工人和學生團結一起，有一個民主的團體『工人學生委員會』領導他們。每一系大學，每一個工會，推舉代表開會，選出這個『委員會』；開羅城裏各區都有分會，也是選舉出來的。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撤退日』，『工人學生委員會』得到了勝利。開羅城有十萬人在牠的旗幟之下舉行

革命後的法蘭西帝國相比呢？有什麼理由去離開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呢？從而使老百姓去爲這個醜惡的國家形式流血和犧牲呢？

時至今日，如果有什麼戰爭是進步的話，那祇有爲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戰爭和保衛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戰爭了，假使中共不能向前者的道路走去，蘇聯不是在後者的意義下作戰，那末它們的價值也是不完整的。

美帝國主義體內含着走向戰爭的必然因素，國民黨政府是不能不幫助它去從事準備第三次大戰，和進行對共產黨的內戰的，廣大的人民雖不要內戰和世界大戰，但政權在他們手裏，他們是有辦法驅使大多數人去廝殺的。

用什麼方法來掙脫人家加在我們身上的命運呢？用什麼方法能不參加沒有意義的戰爭呢？同別個問題裏所得到的結論一樣，祇有整個人民的覺醒和組織起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來決定自己的生存。除此以外，一切苟安的或幻想的方法都是無效的。

示威。亞歷山大城，學生到工人區來，同工人一起遊行全城。其他城市也有同類的示威。

五一節，工人舉行了大示威。全國各工會都派代表到開羅來，警察不許開會，但他們在私人住宅開了會，而且宣布成立『埃及全國總工會』，要求『尼羅河流域經濟上和軍事上完全獨立』。到了『勝利日』，總工會號召工人罷工，而且抵制勝利慶祝。爲了這號召，埃及政府把總工會主席逮捕起來。總工會於是命令全國工人於六月二十五日舉行大罷工，可是到了罷工前夜，所有簽字於罷工命令上的工會領袖都被捕了。

英國帝國主義，在這革命風潮之前害怕了。牠一面撤退一部分駐軍，企圖以此向羣衆表示尊重埃及底獨立，一面暗中幫助埃及資產階級政府去壓迫工人階級。『回教兄弟會』是一種法西斯組織，經費是英國秘密供給的。開羅，亞歷山大，博賽諸城及蘇彝士運河區，英籍警察長官都盡其可能替埃及政府服務。

七月二日，埃及國會通過了一個『懲治共黨法律』，規定：凡以改變社會經濟制度爲目的的團體

，其領袖應處以十年苦役刑，并科以一百鎊至一千鎊罰金。加入此種團體的人，或宣傳改變現存制度的人也須判罪。加入國際性質的團體者，亦然。新法律頒佈之後幾日，成羣的人被捕了，其中有工會領袖，有左傾知識分子，有史大林主義者，有托洛次基主義者。現在約有六百人關在監獄裏面。雖然如此，埃及革命還是在暗中進行。

不僅埃及，中東其他諸國也瀰漫了罷工潮。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罷工蔓延於香煙公司，於鐵路，於貝魯特碼頭，於電氣公司。警察採用野蠻手段。香煙工人罷工時，警察開槍，殺死一人，傷了好多人。敘利亞政府一天逮捕了七百個鐵路工人，付軍法審判。在伊拉克，七月間也有煤油工人罷工，與政府武力衝突，五個工人被殺。

埃及及中東諸國特派主張召集中東工人代表大會，這些國家既然有共同的宗教，語言，風俗，等等，既然同時有罷工潮發生，既然又都處於半殖民地地位，那麼工人階級互相協調其行動自然會產生出乎意外的效果了。(盛)

【本期稿擠，『中國革命悲劇』暫停。】